



又是一年毕业季。进入六月，诸多高校纷纷举办毕业典礼，伴随着毕业寄语、毕业歌与纷至沓来的毕业季文创，首批00后大学生将正式毕业，奔赴新的人生旅程。无论是毕业季相关文创，还是毕业典礼上的特殊嘉宾，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为首批00后大学毕业生送上希望与祝福。

毕业季文创来了

□李桦

“未来是什么样的？走上职场或者继续学业的我们，即使迷茫，也永远有不惧一切的力量”“当疲惫或怅然的时候，回头看看母校的方向，那是花开的地方。”中国地质大学为2022届毕业生推出了“乘风破浪”系列文创产品。轻松的设计氛围，以北大门、西大门、东大门、未来城图书馆四个伴随大家度过四年大学时光的建筑为主要设计元素，记录着四年的点滴生活轨迹。文创产品包括香薰、快客杯、手账本、帆布袋等单品。尤其吸睛的是，中国地质大学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运用地大建筑元素和地大花草元素，推出十二种花香和扩香矿石，每种气味都是一件礼物，同时代表着母校的味道。

2022届毕业生离校之际，北京大学首次以“百年大学堂”为IP，以校史馆镇馆之宝“大学堂”

匾额为灵感，设计出多款文创产品。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肃穆庄严的“大学堂”匾额跨越古今，记录着北大人上下求索、为办成“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的世界一流学校的奋斗征程，如今，高1.7米、宽1.4米的“大学堂”匾额原件，正同“严复与北京大学”专题展览一起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展出，这是“大学堂”匾额原件近5年来首次呈现在师生面前。而学校推出的文创礼品，包括帆布包、手账本、香卡、文件袋、文件夹等，其中“大学堂”匾额书签有萌芽绿、北大金两种颜色可供挑选。

华南师范大学2022年的毕业文创，以“星光”为设计主题，将星星、光芒与华师元素巧妙融合，寓意华师毕业生在前行的路上有星光陪伴，也期望华师学子在未来的工作中，温柔而坚定地散发着独属自己的光芒。金色建筑图章是华师独特标志，红棕的木质手柄，将融化火漆蜡印下专属的图

案，凝成火漆印，封存信封、装饰信件，升温、融化、再凝固，学生时代的独家记忆，那些探寻知识的日子，就此被定格在火漆印中。

2010年开始，中国美术学院以“毕业展示周”的全新形式全面展示教学创作成果，开艺术学院之先河；2019年，美院再次冲破“围墙”，将常规的毕业季展览升级成为艺术周。之后的每一年，规模不断升级，美院毕业季早已不仅是一个属于杭州的艺术节日。

今年青艺周主题是“生活力”，以中国美院和浙江音乐学院的毕业季为主体，联动浙江大学等13所高校同步推出线上毕业展。线下则在浙江展览馆、浙江美术馆等十大展馆呈现。

什么是“生活力”？100年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了“生活力”的概念。“生活力”是无论处于何种境地皆可立足生存的安身之能力，更是一种坚韧不拔、对生活始终充满热忱的立命之愿力。他相信“向上向前的生活”，即是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途径。当下，“生活力”给予2022年的毕业生怎样的启示？艺术不是艺术家一个人的事情，如果没有欣赏者，再好的艺术也只能尘封于史无人得知。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认为，“毕业展要真正进入我们的生活，生活即教育”。要让毕业季走出校园，让艺术与人民共情，大学与城市共融，打造“没有围墙的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毕业文创

□延伸阅读

毕业典礼上的特殊嘉宾

这个毕业季，首批“00后”带着各自的抱负与期许，离开绽放青春的校园，开启下一段征途。毕业典礼是离校前的“最后一课”，不少高校请出了特殊嘉宾，为“00后”毕业生送上诚挚而充满力量的祝福和叮咛。

6月15日，在湖南科技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朱川曲双手举着学校专属学术权杖入场的方式，立刻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据了解，这个学术权杖是学校历时半年精心打造而成的，权杖上方中心主体为校徽，杖身上镶嵌7颗莫桑钻石。所谓学术权杖是一所大学的最高学术权力象征，代表着知识的崇高和圣洁，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学校授予学位时才能见到，学校希望以此为毕业生送上最真挚厚重的祝福，愿所有毕业生保持对真理的敬畏，坚持对知识的渴求。

6月18日，在北大2022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两位特殊嘉宾的发言令人尤为难忘。

年近花甲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朱彤院士，今年初夏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登山大本营参加“巅峰使命——珠峰极高海拔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在毕业典礼上，他作为教师代表发言

说：我虽然不是一个登山运动员，但却有幸多次在珠峰开展科学考察，并作为受试者攀登到6000米探究高海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登山过程的艰苦跋涉、登上顶峰的愉悦体验，一步步持之以恒攀登的坚持，让我联想到，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登山。每登上一座山顶，就如同人生一个重要目标的达成。相信我们在欣赏着顶峰不一样的风景后，会在坚韧之心的引领下，继续攀登更高的山峰，实现人生更高的目标。期待着各位能以善良、好奇、坚韧之心塑造未来，实现人生一个个重要目标，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成就自己的人生，成就伟大的事业。

“中国天眼”是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有一位北大带领团队在中国天文研究领域首次发现了脉冲星，捕获了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快速射电暴样本。在毕业典礼上，“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1990级本科生李荫校友，以自己的科研经历对北大学子寄托希冀：2012年终于有幸开始全职参与FAST项目。很快发现自己的专业、FAST核心科学目标之一的星际氢原子巡视，

国内只有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的从业者。而彼时的阿雷西博已经领先了世界半个世纪。当时FAST刚刚开工，南仁东老师等一线工程人员实打实地寝食难安。这种焦虑贯穿了我回国10年来的所有昼夜，当然，这种焦虑其实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2017年9月13日，终于确认了FAST首颗新脉冲星发现。FAST的初步成功来自几代天文学家的努力，更是新中国前无古人的基建和科技增长的结果。很自豪也很幸运，我们既是这一伟大进程的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几代人努力完成的天眼给了“90后”“00后”们，给了下一代天文学者平视世界的底气，希望就在在座各位年轻人身上。

►校长朱川曲在湖南科技大学毕业典礼上。



□张迪

“艾瑞深校友会网”近日公布《2021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名100强》，清华大学以47.2亿元名列榜首，北京大学以41.97亿元排名第二。在这份榜单上，有9所大学的校友捐赠超过10亿元。

有评论说，功成名就的毕业生回馈母校，以前是剑桥、哈佛、麻省理工等国外名校的传统，如今成了国内高校的流行风，值得庆贺。但我们翻开历史会发现，宋朝的学子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南宋后期，太学甚至还形成了一个定例：成就越大的学生，对母校的捐赠就得越多。

达官显贵级别不同，捐赠礼也不同

南宋关于太学学子捐赠，具体定例是这样的：“太学先达归斋，各有光斋之礼……宰执则送金饭碗一只，状元则送镀金魁星杯盘一副。帅漕新除，各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樽。”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那些早年在太学读书的达官显贵重返母校，都会给他们原先的“班级”捐钱捐物。如果是宰相、副相、枢密使之类的朝廷大员，每人会捐一只金饭碗；如果是新科状元，要捐一套镀金的魁星杯盘；如果刚刚被任命为安抚使、转运使、常平使、提刑等高级地方官，则要捐给本班第十八界会子200贯，再加上10桶酒。

所谓“第十八界会子”，指的是南宋朝廷发行的第十八套纸币，大约在公元1250年前后流通于江浙地区。南宋纸币最初坚挺，后来贬值，面值200贯的“第十八界会子”只能兑换铜钱50贯，如果购买稻米，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4万元。

官员合法收入有限，捐赠不多不是小气

在南宋，安抚使管军，转运使管钱，常平使负责茶盐专卖，提刑负责审理刑狱，这些官职的实权都相当于省级首长，从大学毕业的学生能混到这四顶乌纱帽里的任何一顶，都算得上功成名就。可是，他们却只捐给母校几万元（不算额外捐赠的那10桶酒），而不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是不是太小气了呢？

我们不妨作出纵向的对比分析。首先，现在的学生出路很广，既可以从政，也可以经商，还可以去搞科研，从任何一所名校的毕业生中冒出来个亿万富翁，应该不难。而宋朝大学本来就是为了培养和储备行政人才而设立的，太学生的主要出路就是当官，而当官的合法收入只有俸禄和朝廷赏赐。如果要求一个太学生为母校捐赠很多很多钱，那只能逼着他去当巨贪了。

其次，宋朝大学是纯粹官办的小型文科院校，占地面积小得可怜，在校人数少得可怜，老师只教儒家经典，学生只攻儒家经典，有吃有住有书有纸笔足矣，朝廷每年拨付的经费都花不完，并不需要校友倾囊相助。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并不需要校友出钱，那么宋朝大学为什么还要接受捐赠呢？目的其实很单纯：为了激励在校学生，为了让太学各班级展开竞争。相信细心的朋友看得出来，那些从太学走出来的达官显贵做捐赠时，并不是捐给学校，而是捐给班级。在南宋后期，太学总共分为20个斋，也就是20个班级。每个班级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名字，包括“正心斋”“诚意斋”“循理斋”“养正斋”“持志斋”“守约斋”“习是斋”“果行斋”……无论哪个斋出了状元，出了高官，出了大学问家，都只给自己所在的斋捐赠。

刚入学的太学生想知道哪个斋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多，只要数数哪个斋获赠的东西更多就行了。比如说，“存心斋”供着两只金饭碗，说明此斋曾经培养出两个宰相；“观化斋”新得几百桶酒，说明此斋刚刚又有一批校友被任命为地方高官。在这些斋读书的学子喝着美酒，看着金饭碗，自然会有自豪感，自然会下意识地加倍努力，希望有朝一日也能飞黄腾达，光耀本斋。其他斋的学子在本斋里看不到金饭碗，看不到镀金的魁星杯盘，也一直没机会品尝某位校友送来的美酒，就会知耻而后勇，暗暗发下誓言，有朝一日必定让自己班级扬眉吐气。

太学逢年过节，将名人校友名写门上

现在学校教学楼墙壁上大多挂着名人画像，中外名人都有，例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鲁迅、叶圣陶、华罗庚……宋朝太学逢年过节，各班级则会将本斋的名人校友写在教室大门上，大家集体朝他们的名字鞠躬行礼。

以南宋太学为例，状元王十朋曾经在“观化斋”读书，后来当上太子的老师，被封龙图阁学士，所以他的名字被刻在“观化斋”大门上；理学名家杨简曾经在“循理斋”读书，后来考中进士，做了知府，所以他的名字被刻在“循理斋”大门上；陆游的好友巩丰先后在“存心斋”和“果行斋”读书，后来考中进士，做到江东提刑，所以他的名字被刻在“存心斋”和“果行斋”的大门上，同时被这两个班级的学生顶礼膜拜。都是用名人来激励学生，我们现在是用全世界的名人，宋朝太学则只用校友中的名人，这样更有亲切感。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